

豫 剧

結婚的時候

馮金堂等著

1
8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結婚的時候（豫劇）

馮金堂 著

時間：一九五六年某月中旬。

地點：河南某農村。

人物：李双成——團員，農業合作社社員。

張桂花——團員，農業合作社社員。

李 母——56歲。

〔幕開，張桂花上。〕

張桂花：（唱慢板轉流水）

共產黨毛主席英明領導，新農村大改變生產提高。
農業社它好比紅燈高照，照向了幸福的道路一條。
莊稼人參加社十分踴躍，在社里干起活不嫌疲勞。
俺的祖攬大了百十戶，計劃着改旱田用水澆。
為打井磚用盡還是不夠，磚瓦窯供不上真是糟糕。
社委們急得干瞪眼，王社長急得把頭搔。
双成哥才買了三千新磚，不主動報出來令人心焦。
我知道他要把新房來造，為的是和我結婚事一條。
我桂花是一個建設股長，辦起來農業社熱情高。
今天去把双成哥找，要讓他借磚給社把井造。

〔桂花下。李双成披着衣服，卷着褲腿上。〕

李双成：（唱流水）

合作社訂立了生產計劃，一心要把井來挖。

為增產支援國家工業化，把旱地變水田三頃八。

大家伙打井勁頭大，輪換班吃飯轉回家

我這裡急忙往前走——

（發現桂花在前面）

咦！（接唱）前面好像張桂花。

（緊走几步急喊）桂花，桂花！

（桂花上。

張桂花：你喊嗎？双成哥。

李双成：我正要去找你哩。桂花，你這建設股長，趕快得生法弄些磚來呀！十五眼井的計劃，完成十眼了，今天上午又有兩眼井該下盤了，明天……

張桂花：（故意繃着臉）明天要結婚了是不是？磚的問題請你不要發愁啦，我已經找着了對象。双成哥，我看你這幾天思想可有點落后呀，是不是又該給你提意見啦。

李双成：（不解地）桂花，你這話從哪說起呀？

（唱流水）

自從咱一塊搞工作， 哪個運動咱退過坡。

前年治淮評過模， 肅反時又把特務捉。

建立社双成是骨干， 積極的帶頭去干活。

這次挖井數一數， 哪個有我出力多。

雞叫頭遍把床起， 警惕敵人去巡邏。

你給我上了這一課， 桂花呀，落后方面我找不着？

張桂花：（撇了撇嘴）你別“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”啦。

（唱流水）

從前事情莫再言，擺老資格算不沾，

社會進展如放箭，咱思想落在羣眾大后邊。

社幹部不能夠作出示范，光說不練空嘴白舌人笑談。

你也是社里的生產隊長，

想一想你对愛社還有那些作的不周全？

李双成：（想，不服氣地接唱）

你要說別的毛病我服氣，要說我不愛社可不同意。

社里的農具用壞了，那一件不是我親自修理。

有些使罢扔滿地，我一件一件收拾到保管室。

咱別的事情暫不提，單說說去年秋天下雨時。

菜豆揚籽正在起，瓢潑大雨來的急，

剩下兩石未裝完，我的被褥在場里。

我拉住忙把菜豆蓋，保全了全社的豆子沒被水濕。

全社誰不稱讚我，都誇我愛社數第一。

提口號要向我來學習，若說我不愛社可把人屈。

張桂花：（接唱）

就你那點小成績，值不得張口就要提。

今天特意來問你，砌磚井你有啥主意？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

建社股長就是你，你說咋的就咋的。

大令旗，一擺動，三軍那有不積極。

只要有磚就好辦，十五眼磚井沒問題。

張桂花：（接唱）

磚瓦窯新磚供不上，咱社資金不多餘。

擴社后添了大牲口，又買水車和雙鐮犁。

供銷社跟咱訂合同，化學肥料都置齊，

錢都用到生產上，這事難道你不知。

東拉西扯講一遍，你買的新磚咋不提？

哼！還誇你積極哩，愛社哩，昨晚上召開社委會時，你不是也參加了嗎？為什麼坐在一旁不哼不哈呢？要是真

心愛社，就應該馬上報出來。

李双成：哈哈，說了半天，你为的是这呀！

（唱流水）

桂花講話不思量，我買磚盖房为誰來着想。

結婚后你到俺家里，也顯得心里不窩囊。

結婚是咱們的正当事，不为这我昨晚早答腔。

桂花，買磚盖房，为了結婚，这能算是落后呀？

張桂花：（有點生气地）不算落后，算進步好不好？

（唱豫西二八）

你把那結婚事看得很重，社里的打井事放在一边。

說什么盖新房为我打算，拿这話打掩護俺心不甘。

青年人眼光要放远，为大家办事應該爭先。

十五眼新井能打完，全社的旱地变成水田。

水澆田地能增產，明年的粮食堆成山。

借出新磚意义大，还能夠帶動全体社員。

咱二人結婚事眼下莫管，到那時还愁沒处把身安？

李双成：（沉思）桂花，这事只要你同意，我沒啥意見，就怕咱媽……

張桂花：你就說你自己不同意得啦，推到媽身上又何必。

哼！“沒学推車，胡拉一气，”自己身为团员，社委，生產隊長有動員的責任，你不会回家動員一下嗎？

李双成：按說我作動員工作也可以，只是借磚那事我怕一說兩不中，請你帮我一下忙吧。

張桂花：那你替我先去傳達吧！

李双成：好吧，我就先給你作一次通訊員。（欲下）

張桂花：（急拉）看你說了句就走，慌得像小二过年一样，你回去咋說呀？

李双成：咋說？我就說：娘，你桂花媳妇要來看您啦。

張桂花：看你这人，我是叫你傳達借磚的事，誰叫你說是我去呀？

李双成：哦！說了半天你不去呀？那我还叫你帮啥忙？要叫我親自去動員还請你干啥？沒过門的媳妇嫌害臊是不是？

張桂花：別瞎扯了，我說你那心眼实，你还覺着你精灵，你不回去先向媽說个引子，我猛一去就說磚呀，瓦呀，媽一定不会答应的。

李双成：只要你去啥都好办。（猛想起）桂花，这个引子咋說呢？

張桂花：（想）來，我交你回去这样說。（二人附耳）記好了吧，你先回去，我到三喜家去，問他家的磚咋样啦。媽要問起那事，你就說再等三年。

李双成：三喜家的瓦房不盖了嗎？

張桂花：我說咱的思想落在羣众后头吧你还不相信，人家三喜和他爹一听说打井磚不夠使掙，瓦房先不盖了，情願把磚借給社里。咱們得跟人家好好學習學習。赶快回去吧！天半晌了，我還有別的事呢！

李双成：我在家等你，可得快點來呀？

張桂花：嗯，一会就來。

（二人分下。）

第二場

（開幕：李双成家，李母上。）

李 母：（唱流水）

滿腹心事日夜盼，想盼个兒媳妇娶進房。

双成、桂花感情好，喜得我老婆像吃糖。

前些時有人背地講，嫌俺家沒有新瓦房。

也是我暗地爭口氣，精打細算拿主張。

賣余糧買了几千磚，準備新蓋三間房。

孩子們結婚是大事，免得別人說短道長。

天眼看快上晌啦，双成打井咋还不回來。唉！為了蓋房，把錢都用盡了，眼看婚期就要到啦，双成心里一點不着急，真是年青人啥事都不懂！

〔坐下檢麻繩，双成上。〕

李双成：（唱流水）

走起路來心里想，桂花慮事比我強。

叫我回家對媽講，為的是借磚事一樁。

社里打井甚重要，結婚事就得暫擱一旁。

（進門）媽，你又在檢麻繩干啥？

李 母：看你這孩子，眼看婚期快到啦，家里啥都沒有，你整天忙得顧不上，媽不干誰干呀！看你成個啥樣啦，還快去洗洗。（双成舀水洗臉）双成，你們整天整夜的打着打井，搞了这么多天，打的咋樣啦。

李双成：（邊洗邊說）嘿！別提多快，十五眼井打成了十眼，現下又挖了兩眼該下盤啦，大伙的勁頭可高啦。

李 母：（讚美地）你們打的可真快呀！（略停）双成，社里的活老是忙，這几天你抽個空到你舅舅家去一趟。

李双成：（疑惑地）媽，不年不節的到俺舅舅家干啥呀？

李 母：你這孩子，光顧着打井，你就不想想你自己還有大事不？眼看婚期快到啦，你不去向你舅舅借些錢，辦喜事。

李双成：媽，那事不用慌，辦完了社里活再說吧！

李 母：你老是对你的事不上緊，我不是叫你抽空去嗎？早

定下，省得到時候用着作難。媽爲這事簡直像害心病一樣。……

李双成：（緩和地）媽，有件事得跟您老人家商量商量。

李 母：啥事呀？

李双成：媽，——（唱流水）

叫聲媽媽听仔細，孩兒有話向您提，

我說出口來您別生氣。

李 母：你是怕娶媳婦花錢嗎？孩子，不要緊，到你舅家三十元五十元的滿能拿得來，要是不夠，到你姑家也能湊合几十元。不用結記。

李双成：不是那。（接唱）

只因為咱社有問題。

李 母：社里有問題你真抽不出時間算了。媽去跑一趟，有喜事不能不辦。

李双成：（搖頭）媽，不是那事。

李 母：你這孩子，說話總是嘻皮笑臉的，眼看要成大人啦，還是那樣孩子氣，到底啥事？

李双成：您听呀！（唱流水）

都只爲迎接大生產，咱要把旱地變水田。

社里打井十五眼——（行弦）

李 母：我知道，旱地變水田能多打糧食。社里打井情打啦吧，你不是沒明沒夜的干了好長時間了嗎？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還缺少几千磚作了難。

李 母：哈哈……！家大業大，里社缺少磚，情到窖上去買啦，算不了啥事。

李双成：媽呀！（唱流水）

一來是社里缺少錢，二來是窖上磚賣完。

剛才桂花向我講——（行弦）

李 母：（略帶緊張地望着双成。）那桂花她是咋給你說的？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叫咱借出几千磚。

李 母：（生氣地）啊！叫咱借磚？（唱二八）

年輕人辦事理不通，輕重事情分不清。

未進門先把家業挑，你說她張精不張精？

眼看看喜期就來到，沒有新房怎能成？

李双成：（唱緊二八）

媽媽不必把氣生，聽我從頭說分明；

起初桂花跟我講，我也有點想不通。

大伙與個人關係重，社里的利益得服從。

結婚住房是小事，打井是社里的大事一宗。

李 母：（接唱）

出言來叫聲小双成，和桂花擰成一股繩。

社里打井是大事，結婚怎當成小事情？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

雖然不算小事情，兩下對比算稀松。

李 母：（接唱）你說結婚松淡事，你倆意見怎樣行？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俺倆提出一件事，看媽心里通不通。

李 母：（接唱）你倆主張哪件事？說在當面叫娘聽。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今年喜事俺不辦，

李 母：（驚愕地）啊！不辦。啥時候辦哪？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桂花講……（東張西望）

李 母：（追問）她是怎樣地講法？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頂少還得等三冬。

〔双成扶門張望，盼望桂花來。李母埋怨起來，張桂花暗上偷聽。〕

李 母：（唱二八連板）

桂花平常怪聰明，这回成了糊塗虫。
再等三年二十多，想在家扎下閨女營。
不用再講我明鏡，这里边定有大變動！
莫不是嫌俺家东西少，再不然嫌咱家貧窮。
那不过是个推辭話，比說不願顯好听，
一沒婚書啥憑据，二沒彩禮啥証明。
我曾叫買衣送給她，你說桂花不應承。
想媳妇如同盼月亮，想媳妇如同盼星星，
盼月亮來望星星，如今叫我盼場空。
越思越想……

張桂花：（進門接唱）問婆婆您想啥事情？

（桂花的突入其來，使李母無言所答，只得親熱地握住桂花的手。）

李 母：乖，我想你啦。（給桂花搬了个凳子）快坐下吧，孩子。

李双成：哎喲，真是柳木屁股——愛扎根。

張桂花：你沒去，你要去了比我的根還得長。

李 母：（莫名其妙地）看你倆說的啥事，叫娘听听。

李双成：媽！我們說的……（双成、桂花比手式。）

張桂花：娘，我們的是……

李 母：（親熱地）啥？快說吧。

張桂花：（含羞帶笑地）我的婆母呀！（李母喜上眉梢）

（唱豫西二八）

婆母娘你穩坐听兒細講，有一件新鮮事兒告訴娘。
咱村的三喜爹人稱“鉄公鷄，又送外号“別倒牆”。
毛主席号召如雷响，擴社時他先放頭一槍。

咱社里砌井磚不夠，和他商量真順當。
他甘心停止不把新房蓋，把新磚借給社砌井修塘。
所有新磚今天全拉去，我的娘呀娘！

（挽着李母的胳膊搖了兩下）

這件事叫人喜洋洋？！

李 母：（感動地接唱）那老头改變成新思想，
真算是社里好榜樣。
社員們都應該學習他，黑板報上多表揚。

（李母忽然自覺失口，發怔）

李双成：（望母笑，接唱）
媽言講叫學三喜爹，咱家的新磚借不借。
社員們應該怎樣愛社，同着桂花說明白，

李 母：（為難地唱飛板）
双成問我這句話，叫我有口沒話答。
我要把新磚當面允下，想起了辦喜事心亂如麻。
轉身來叫桂花穩坐房下，

（轉慢板金鈎掛）

听娘把以往事細說根芽：
小双成三歲上為娘守寡，咱家中貧窮啥都缺乏，
給地主去做活受盡辱罵，被他們逼迫得住你舅家。

（轉流水）

為娘我苦把双成恩養大，共產黨來了鐵樹開花。
听了毛主席他的話，參加農業社日子得法。
又見你倆談戀愛，把娘我樂得笑哈哈。

（轉二八）

老早心勁都用下，一心盼望你到俺家。
為了修蓋三間房，終日里忙碌不覺乏。

蓋房子是為了您方便，

（加白）乖呀

（接唱）你為何學成大傻瓜？

張桂花：（手扶李母）婆母呀！（唱豫西二八）

農業社是咱們大伙之家，男和女愛社心都得提高，
盡義務負責任大家照料，有困難同克服互把心操。
把旱地變水田事情重要，不打井不挖渠那來得水澆？
為打井咱社里到處買料，誰知道磚瓦窯已經脫銷。
要買磚咱的社還出現款，公積金很有限難以報銷。
咱家的新磚借出最好，這也是當社員應盡之勞。
望婆母多往大處想，莫再為此事心發焦。

李 母：（搖搖頭唱流水）

雖然是你講的全有道理，我總覺辦喜事不太美氣。

張桂花：娘！（接唱）

您為俺結婚操心操盡，當兒女哪能不曉知。
為結婚沒新房不算委屈，咱婆媳同居一個屋里。

（李母面帶喜色）

李双成：（接唱）

媽媽平常明道理，別為俺倆心發急。

李 母：（接唱）

你不叫為娘心發急，結婚事攔到啥時期？

張桂花：（接唱）

只要您老人家不生氣，結婚再等三個“期”。

李 母：（煩燥地接唱）

你說叫等三個“期”，說得我糊塗發了迷。

（望桂花）是三年或是三個月？

孩子，你講啊！

張桂花：（笑、含著地唱）

今十九明二十后天就是二十一。

問婆母三七它是多少數，攔那日您心里可滿意？

（李母喜的双手抓住桂花。）

李 母：啊，二十一就要結婚啦，哎呀，太急了。我家啥都沒準備哩，（向双成）双成，赶快到您舅家拿錢，買条太平洋單子，買个熱水瓶，再撕几丈花布，做衣裳、套襪子……忙不过来，把隔壁，你二大孃請來幫忙……

張桂花：（忍不住笑唱流水）

劝婆婆請你沉住气，咱不去浪費那东西。

我家里年年添新衣，再做放着是多余。

咱們本是一个村，誰还能說誰不認的。

省下金錢过日子，望婆母別为俺費那心机。

李 母：（感動地接唱）。

一听桂花把話提，不由我老婆喜心里。

別看人小懂道理，真知道鍋是鉄打的。

不存說社員們拥護你，都誇你是个好閨女。

張桂花：（接唱）

問婆婆咱家新磚借不借？

李 母：借，一定借。（接唱）

有了你为娘我还有啥說的。

双成，赶快叫社里的車來，也把咱家的磚裝走。

李双成：好，我这就去。

（急下，幕后喊：“社員們，到双成家去裝磚囉！”

（幕后傳來車軋轆声，吆喝牲口声、笑。

李 母：桂花，娘还給你留下好多雞蛋哩。來，跟娘到廚房里去。

〔滿心高兴地拉着桂花下。〕

——剧終落幕——

陪 嫁 妝 (小歌劇)

周 西 海

人物：王玉仙——姑娘，十八歲。

王大娘——玉仙的母親，四十多歲。

〔幕開，王大娘一手拿着人民幣上。〕

大娘：（唱）

喜事到眼前，心里好喜欢，

給妮陪嫁妝，取回五十元。

邁步向前走，來到大門前，

女兒回家轉，喜事對她談。

玉仙這閨女，開會到這般時候還不回來，眼看就該出門了，還是在外直跑，唉！真氣人。（坐在台中央，面向觀眾）（唱）

玉仙這閨女，看好在二十七，

等到這一天，人家就來娶，

玉仙她回來，有話做商議。

〔玉仙上。〕

玉仙：（唱）

開罷會來回家轉，不由心中喜連天，

支書給俺作報告，俺社要把莊來轉；

急急忙忙往前趕，要把喜事向媽談。

媽，我給你報個喜。

大娘：我早等着你哩。

玉仙：等我做什么？

大娘：二十七嘛……

玉仙：（唱）

剛才听罢大報告，支書言語講的清，

他說今年把莊轉，大概就在二十七。

眼看日期就來到，媽呀媽，看你欢喜不欢喜。

大娘：去罢，你扯到那里去了！

玉仙：呀呀，你还不信呢！

大娘：唉，我說的不是这个！

玉仙：您說的是什么？

大娘：你听呵！（唱）

未曾開言心喜欢，一件喜事到門前，

小均对我把話講，二十七日把親搬，

为娘一听心高兴，連忙取回五十元，

生產社里把錢取，要与女兒陪妝奩。

（玉仙背靠着媽，一声不响。）

大娘：玉仙，你有啥意見？

玉仙：（扭回头）結婚日期到，我很同意，不过……

大娘：不过陪送你的少。

玉仙：不过……不應該陪送。（唱）

听罢媽媽講一遍，陪嫁妝我倒有意見，

回过头去你想想，舊社会咱們多可憐，

一無吃來二無穿，家里沒有一分錢，

只虧咱們得解放，生活一天強一天，

入社咱才变富裕，才存社里几十元，

建莊需要很多錢，要分輕重來使換。

嫁妝本是私人事，建莊大家無題，

有句俗話說得好，先公后私理發然，

陪嫁妝这事多浪費，媽媽何必找麻煩。

媽，我的婚姻事，你老人家放心，一切不要給我準備，

女兒啥都不要，到結婚那天，我一定会笑着走哩。

大 娘：（唱）

女兒不知好和歹，話比灯草還要輕，

結婚本是大喜事，為娘咋能不看重。

熬寡守你一個人，為娘咋能不陪送。

現在不是像過去，手下無錢一身空，

如今咱們生活好，花它百二八十娘高興。

玉 仙：（唱）

媽媽講話理不通，好了瘡疤忘了疼，

今天生活過得好，不能把錢胡亂扔，

有錢放到建設上，對於國家有大用。

國家富裕咱也富，咱們生活有保證。

媽，錢給我讓我給社送去好了。

〔伸手向媽要錢，大娘氣呼呼的把錢扔到地上。〕

大 娘：（唱）叫聲女兒不知好，媽媽為你把心操，

玉 仙：（唱）媽媽為我操心我知道；結婚浪費很不好。

大 娘：（唱）浪費是娘我情願，誰敢背後胡亂談，

玉 仙：（唱）鋪張浪費不應該，有錢投資多光彩。

大 娘：（唱）陪嫁妝这事很應該，舊風俗誰都不能改。

玉 仙：（唱）有錢給莊買機器，陪我不要就能改。

大 娘：（唱）陪嫁妝為的是裝臉，不陪送鄉親發怨言。

玉 仙：（唱）為節約不把嫁妝陪，鄉親隣居還讚美。

大 娘：（唱）一生大事不陪送，娘怕別人說不對。